



爱在喀喇昆仑

■薛鹏 熊梦婕 张强

★ 两情相悦

夏日的喀喇昆仑山，仍然银装素裹，寒气袭人。当正午的暖阳直射进雪峰环绕的麻扎机务站时，“吱”的刹车声划破了营区的寂静，一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停在机务站门前。机务站副指导员吕祥急匆匆地走向带车的助理陈雪皓。“下雪封路，盼你盼了半个月了。有我的信吗？”“有！这次有两封呢！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陈雪皓打趣道。“你不懂！”吕祥抢过信，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寄信人是128机务站的副指导员赵晓芸。此时，她正在阿卡孜达坂上巡护线路。

看着恋人秀气的字，吕祥回忆起半年前分别的场景。当时，两人都在山下的团部一连担任排长。“晓芸，我被任命为海拔4900多米麻扎机务站副指导员了。咱俩距离越来越远了……”上高原之前，吕祥的话如重锤一般敲击在赵晓芸的心上。

赵晓芸倒是先接受了现实，调皮地安慰吕祥：“你这匹‘野马’总算找到广阔的高原了。等你戴上军功章，我去高原为你庆功……”

然而，两个人都没想到，三个月后，赵晓芸也被派到海拔3100多米的128机务站担任副指导员。

赵晓芸所在的128机务站与吕祥所在的麻扎机务站，虽然距离只有短短的

120公里，却有1800多米的海拔落差。机务站驻守在无人区，任务相对复杂，其中最难的还是巡护线路。线路大多依山而设，高低起伏，官兵每次出去巡线一走就是一天。而高原上徒步前行相当于平原地区负重20公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每当夜深人静，结束一天工作的赵晓芸总会掏出纸和笔，记录下对吕祥的思念。信件通过物资车在两人之间传递。

我把想说的话写成信给你

吕祥和赵晓芸的爱情故事要从2014年7月说起，那时，二人军校毕业被一同分配到新疆军区某通信团。

初到单位，吕祥和赵晓芸参观团史馆。赵晓芸被该团官兵数十年克服高原艰苦环境、守护边防千里通信线的英雄事迹深深震撼。赵晓芸哽咽地说：“他们的故事真感人，有机会我一定要上高原看看！”

“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从那以后，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寻到晓芸。”回忆起往事，吕祥嘴角挂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火热的连队生活与工作，吕祥和赵晓芸干劲十足。未曾想，年终考核的几个课目，吕祥和赵晓芸的成绩并不理想。由于都是新毕业的排长，又有不服输的劲头，两人结成了学习“对子”，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下次考核时拔得头筹。他们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在第二年的考核中，他们双双收

获了综合等级优秀的成绩，同时收获的还有爱情。

赵晓芸记得自己写给吕祥的第一封信。那时两人刚恋爱，虽然在同一连队，但由于担负不同任务，每天只能在吃饭和点名时见面。很多话没时间说，也不好意思当面说。

赵晓芸写了第一张小卡片给吕祥：“我读过一首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也想像有这样浪漫的感情，以后我把想说的话，写成信给你吧。”吕祥读懂了赵晓芸的内敛，愉快地答应了，很快地回了信。

一年半的恋爱时光，不大的信箱满了又满。

对向巡线时，见到你真高兴

暮色夕阳，赵晓芸结束了一天的巡线工作，来不及休息就开始检查第二天巡线所需的工具器材。此时，吕祥也同样在清点着第二天巡线所需的工具器材。

这次巡线不同于以往。这是赵晓芸来高原工作三个多月后，第一次与吕祥进行对向巡线，这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在分别半年后有了一个短暂相聚的机会。

那一天，是喀喇昆仑山难得碰上的一个无风无雪的大晴天。距离对接点还有15公里时，赵晓芸发现一根油炸杆线盒被滚石砸落。来不及多想，她迅速和维护抢修分队人员上杆进行检修。直到麻扎机务站的官兵加入检修队伍，

赵晓芸才发现吕祥。

“祥哥！”
“晓芸！”
二人不约而同喊出对方的名字，但都没有放下手中的“活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线盒归位，线路畅通，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原地休整。两个人终于得空聊天。

“祥哥，这是我带的防晒霜，高原紫外线强，特别容易晒伤……”吕祥笑了，也从兜里掏出了一支防晒霜。看着彼此手中的防晒霜，两人会心地笑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很快到了各自归营的时间。二人坐上返程的车辆，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

我们也可以背靠背，给孩子讲共守边关、千里巡线的故事

2017年7月，赵晓芸与吕祥第二次一同执行对向巡线任务。满心欢喜的赵晓芸还未出发就接到通知，因岗位调整，一周后将离开高原回到团部任职。

见到吕祥后，赵晓芸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吕祥笑着说道：“晓芸，这是组织照顾你呢。回去养养身体，才能结婚生子啊。”

赵晓芸的脸一下红了，她扭过头去：“你都还没求婚呢……”谁知吕祥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束油菜花和一枚别致的戒指。赵晓芸一看，乐了，油菜

花是刚摘的，还有泥；戒指是光纤编成的，还是五彩的。吕祥单膝跪地，战士们也像商量好了似的围成了一个“心形”……

“晓芸，你们连长是我的‘内应’，刚才你们出发前，他就已经告诉我你要回团部的消息了，我只得急忙摘了花，编了戒指。你别嫌弃，等我下山了，重新补给你。咱俩在一起，你吃了太多苦。我知道你向往的爱情是‘背靠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对不起，我暂时不能给你这样的生活。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那时，我们可以给孩子讲我们曾经共守边关、千里巡线的故事。晓芸，嫁给我好吗？”

此刻，赵晓芸早已泣不成声，颤抖地伸出了手……

回到团部后，赵晓芸和吕祥离得更远了。

“不是不想见，谁让咱是高原通信兵呢？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赵晓芸给吕祥写了下山后的第一封信。

一个月后，吕祥和赵晓芸迎来了他们的婚礼。短暂的“蜜月”旅行结束后，吕祥和赵晓芸又走上各自的岗位，相约向下一场“战斗”发起冲锋。

“祥哥，我们共同加油，看年底谁的连队能再次评先……”

“晓芸，那我们就再赛一次……”

寒来暑往，一封封书信继续传递在喀喇昆仑高原上。万勿雪峰，他们的爱情故事还在继续……

■ 题图制作：孙鑫

父辈的答案

■张南翔

黄沙、大漠、戈壁。从军校毕业到支队的第二天，班里老兵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笑着对我说：“只要肯来三支队工作，都是好同志。排长，来这边工作你可得有心理准备。”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2G信号，我咧了咧嘴，回给老兵一个苦笑。“电水路到头，风撵石头跑，三个老鼠一麻袋、三只蚊子一盘菜。”这句在支队官兵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让我对接下来的生活也少了些底气。到部队的第一天晚上，伴随着窗外的呼呼风声，我第一次失眠了。

怀揣着疑问，我给刚从部队退休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整整一个星期，我在适应戈壁滩生活的同时，等待着父亲的回复。

“我刚到海岛的时候，岛上连个像样的楼房都没有，周围杂草丛生，那才是真正的苦啊……”父亲的信终于到了，却只有寥寥数语。的确，与父亲这样一位在与世隔绝的南海岛礁服役30年的老兵相比，我的那些苦微不足道，倒是父亲随信寄来的几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张照片是老屋厅堂上悬挂的荣誉牌。不知有多少个年头没有回过老家了，熟悉的画面涌进我的脑海。自打我记事起，老屋的厅堂内就一直挂着几个荣誉牌。在收音机日复一日的戏剧声中，爷爷曾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地为它们擦去灰尘。“娃儿，那是咱家的根啊！长大后你也要当兵去。”爷爷的话常在年幼的我耳边萦绕。

将照片翻过来，背面竟然记载着太爷爷的故事。太爷爷是一名1945年参军入伍的老军人，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他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腹部中弹，却依然坚守阵地。

一张年轻时身着常服的照片印入我的眼帘，仔细看，是爷爷！1967年，因原兰州军区驻贺兰山某部急需干部，刚从部队提干的爷爷主动申请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爷爷那年刚结婚，他放弃了稳定的生活，踏上了离家的列车。

还有一张彩色照片，是关于父亲的。照片拍摄于1992年，那是他入伍的第五个年头。父亲身着海魂衫，倚靠在港口边的矮墙上，远处是一片低矮破旧的营房。对着镜头，父亲笑得格外灿烂。那时候的他，是否已经下定决心，在那个籍籍无名的海岛上度过数十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锻炼人”，从海岛退休那天，父亲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他其实从来没有后悔过。

“只有荒凉的大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在信的最后，父亲用一句简洁有力的话为我的疑问画上了句号。

从连队找出一幅中国地图，顺着父辈踏过的痕迹，我用手一路找寻，从太爷爷流血的鸭绿江到爷爷工作的贺兰山、到父亲坚守30年的南海岛屿再到我所在的塔克拉玛干。原来，透过70年的泛黄光阴，父辈早已用足迹为我的困惑勾勒出了一份答案。



家庭秀

小蝌蚪找妈妈/我要找爸爸/畅游五色海洋/相聚海角天涯/色彩缤纷的泡泡/填满梦的童话/捧上一个给他/温暖的臂弯下/慢慢长大/小麦色的脸上笑开了花

陈玉博/文 吕昊东/图

★ 心声

还记得你第一次穿上军装时的心情吗？一身军装，担负使命；一顶军帽，承载担当。岁月很长，愿你永远记得自己热爱军装的模样。

——编者

军装情结

■路景顺

我对军装最初的认知是从姥爷那里开始的。姥爷有一套泛白的老式军服，上面有十几个补丁。军装洗得干干净净，被姥爷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柜的抽屉里。

有一次，我和院里的孩子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翻出了姥爷的军装，把上衣胡乱套在身上，拿根竹棍当马鞭。竹棍上沾着泥巴，把军装弄得很脏。姥爷当时很生气，甚至用竹棍狠狠地抽打了我。那是姥爷第一次打我。不就是弄脏军装吗？姥爷为何要发那么大的脾气？此后，我多次看到姥爷端详这套军装。他还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本子里有很多名字。后来，我渐渐明白，那是姥爷在追忆自己的军旅生涯。

姥爷出生在1935年，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姥爷深刻地体会过旧社会的苦楚。1952年冬天，姥爷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多次参加战斗。姥爷讲过，他曾在密林中作战，不仅受到毒蛇、蚂蟥、蚊子、马蜂的侵袭，空中还有敌机的轰炸。很多战友牺牲了，姥爷就把战友的名字记在本子上。这套陪姥爷走过战场的老式军装被他特意留存下来。在部队的那些年是姥爷最难忘的日子，他从一名战士提干成为排长，后来当了连长……姥爷讲的故事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

怀着对军装的向往，我在上大学期间来到部队当兵，真正体会到了姥爷穿上军装时的自豪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我懂得了责任。我会像姥爷一样保持对军装的热爱，书写精彩的军旅人生。

★ 家常话

我和爸爸都是军人。爸爸离家400公里，我离家1000公里，妈妈牵着我们爷俩的心，守着我们身后的家，在那个我们常常顾不上看的地方念着我们。

2017年，我到部队工作后第一次休假，爸爸也休假在家。那一天，我到家已近凌晨1点，爸妈开着电视等我。

来不及整理行李，一家人直接坐在沙发上谈天说地。“壮实了，成熟了……”爸妈细致入微地找寻着我的每一点变化。我受到鼓励，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的工作热情：“我要好好学习锻炼，将来上战场！”听完我的话，爸爸更是无比欣慰：“好！军人就是要这股拼劲！”

妈妈被晾在一边，眼眶通红。“这是怎么了？”妈妈突如其来转变让我慌了神。

“好不容易团聚，你们就只知道工作上的事。每次在电视里看到军人参加抢险救灾，我就害怕！我担心你们有危险，一想起来就难睡得整晚睡不着。”妈妈将她长久以来积攒在内心的委屈与担忧一股脑儿地说出来。

妈妈的话，让我想起元旦假期她独自在家经历的那晚。那天晚上11点，家里的暖气片裂了，水喷了出来。妈妈用手去关阀门，拧不动，还被喷出的热水烫伤了手。后来，电路进水，跳闸，屋里一片漆黑。不知道过了多

久，妈妈拨通了爸爸的电话。听到了爸爸的声音，她才安心下来。妈妈挂掉电话后，她打开手机，用钳子关上了暖气片的开关，一个人收拾房间直到凌晨3点。

凌晨的第二天，一家人去公园散步。不知不觉，我和爸爸又聊起了部队的大事小情，步子越走越快，把妈妈丢在了身后。“我妈呢？”我赶忙转身寻找。远处，妈妈正努力追着我们。

“想起我来啦？你爸总是这样，散步走得飞快，把我们老同志撇下。”妈妈一边抱怨着，一边拿出一根自拍杆，要与我们爷俩合影。她把杆身拉到最长，将手机尽量向前伸去，可是手机远了，她又看不清。

“你个子矮，镜头举得不够远。”爸爸右手接过自拍杆，高高举起，左手搂着妈妈的肩。

“儿子，我腾不出手，你按快门。”原来，在妈妈面前“装英雄”的爸爸，竟然也不知道自拍杆的原理。不忍拆穿热情洋溢的爸妈，我只好挽着妈妈的胳膊，左手去够快门。妈妈被我俩紧紧地拥在中间，理了理头发，笑着说：“家里有你们爷俩在真好。”

我和爸爸总是想着部队，把背影留给妈妈。虽然妈妈总用一句“不要为我担心”推开我和爸爸的目光，但我和爸爸都知道，妈妈一直盼着我们爷俩，至少在每年一次的团聚中，好好看看她。

“不要为我担心”

■吴昊 陈俊龙